

民主、公平、和谐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 韩 震

[摘要] “民主、公平、和谐”是我们的旗帜和口号，它们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追求，也应该是中国人民对人类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我们必须有比欧美资本主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更博大的文化胸襟、更深沉的人类终极关怀，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民主；公平；和谐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1)02-0049-0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应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精髓和根本体现。“民主、公平、和谐”就是可以大书特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上的核心价值理念。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证。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性质定位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应该定位在个体、群体层面上，还是定位在国家层面上？

价值观表现在很多层面：有个体文化层面的价值观，如善良、仁爱、诚实、自私、虚伪等；有群

体文化层面的价值观，如团结、互助、信任、冷漠、猜疑等；有国家制度文化层面的价值观，如民主、公平、专制、法治等。在目前的时代，前两个层次可以表现为公民价值观，后一个层面则体现为国家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规定必须确立在国家制度文化层面，必须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诉求，而不能变成仅仅是对公民的行为要求和道德规范。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仅仅在公民个体或群体层次上，那么这些价值就无非是人际之间关系的规范，不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国体与政体性质。环顾全球，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和社会中，都希

变化率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率。其中，后四个因素主要是经济过程的自发因素，而流通中的纸币量则是一个可以由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的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根据马克思纸币体系价格总水平模型，可见，价格总水平取决于流通中的纸币量（ M ）、货币流通速度（ N ）、社会总商品价值量（ $\sum W$ ）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倒数的加权和这四个因素。价格总水平的相对变化率取决于 M 、 N 、 L 、 θ 、 f_i 这五个因素的相对变化率。

注释：

[1][2][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87,147,139,5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5)：30.

作者简介：白瑞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白暴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当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李瑞山

望社会成员能够做到善良、诚实、团结、互助，而不是自私、虚伪、冷漠、猜疑。不过，在不同的社会，这些公民价值能否顺利实现，却受国家制度文化的制约。以个人主义为主导价值的国家，显然不利于培养团结互助无私的公民。

只有在国家制度文化的层次上，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性质。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对国家的一种制度要求、价值规范和文化取向，也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追求。核心价值理念制约着公民的行为要求和道德规范，这些要求和规范则体现着核心价值理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定并且制约着公民价值观，公民价值观则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定确立在国家制度文化层面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建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公平正义、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就应该是代表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的价值。概括起来，就可以称为“民主、公平、和谐”。在人民当家作主、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之中，具体的公民行为要求和道德规范必须适应和体现民主、公平、和谐的基本价值。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定位在具体的或阶段性工作的层次上，还是定位在战略性理念层面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定必须定位在战略性层面上，而且必须定位在战略的核心理念层面。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应是策略性目标或追求，如摆脱贫困、实现小康，等等，而应该处在理想性的、超越性的层面上，应该是国家民族的精神支柱；同样地，核心价值理念的规定不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目标和工作，如经济建设、繁荣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而是决定社会主义建设性质的那些根本目标；核心价值理念不是已经普遍实现的东西，如党的领导、普及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等等，而是正在努力追求的目标；核心价值理念不是我们社会主义追求的阶段性目标，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

建设全过程的终极性目标。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民主、公平、和谐，它们就渗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方面面。无论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主义都追求公平、民主、和谐；无论在什么阶段，社会主义都追求公平、民主、和谐。一句话，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必须是长久有效的，而不能总是变来变去，短暂有效的东西绝对不是核心的，核心的东西必须是长久有效的。

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仅仅定位在国内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上，还是同时也定位在国际影响力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应该致力于国家内部制度文化认同，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也必须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国家软实力，这种理念规定必须是引领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价值。只有提高了国家软实力，代表了人类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向和规律，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才能提高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因此，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们确立的精神支柱不能只限于国内，同时还要与人类发展的方向相一致。在这个意义上，核心价值理念应该是更加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意义的。

在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抨击封建主义的“专制、等级、奴役”，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和旗帜，作为动员人民的思想武器，推翻了封建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就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价值理念逐渐适应了世界局势和历史变化的趋势，赢得了较大的话语权和较强的软实力，甚至影响了“苏东剧变”和苏联阵营的分崩离析。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要想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获得主动权，就必须有适应人类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明确的核心价值。

如果说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是“自由、平等、博爱”，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是“民主、自由、人权”，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该是“民主、公平、和谐”。这样的规定简洁明确，

既容易为人民群众所容易理解、记忆和认同，也可以同西方价值观形成殊和竞争，更重要的是它们也昭示着人类发展的方向与趋势。

目前，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我们已经成为第一大外贸国，并且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的提升必定带来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这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有与美国、欧洲相对应、能殊且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形成和提升自己的国家软实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构功能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三个理念，“民主、公平、和谐”既是相互关联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又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民主”应该体现在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它首先应该是一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价值诉求；“公平”也应该贯彻在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它更应该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上发挥功能；“和谐”同样应该渗透在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它更应该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方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核的价值理念——“民主、公平、和谐”，都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社会性质和民族特色。这里的“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民主，不过，民主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相衔接。这就是说，民主是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成就相衔接的价值。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是人类民主追求与实践的继续。

这里的“公平”更加突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古今中外都有公平的价值规范，但将其当作核心价值却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公平则是最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性质的价值。尽管古今中外都有均富平权的理想，但历史上的公平，不是带有空想色彩的幻想，就是抽象空洞的概念。资产阶级在早期革命时期曾经短暂地高扬“平等”价值，将平等与自由、博爱并列为核心价值观，可一旦他们获得政权之后，就逐渐让平等淡出核心地位。无产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止步不前的地方迈步向前，进一步实践公平正

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可以通过发展公平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克服、扬弃资本主义社会抽象的自由、空洞的人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建立在民族文化的传统和国民的共识基础上，如“和谐”就是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价值。这里的“和谐”就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历来倡导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合”，只是现在又加入了社会主义和时代性的内容，同时也开发出了惠及人类的世界性意义——即“和谐世界”的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和谐既是一种追求的目标和境界，也是实现理想目标的方法和途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我们不仅要做到“九族既睦”，还要争取“协和万邦”^[2]。我们对内讲和谐共生，以保持民族团结；我们对外讲“和平发展”，以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对各种强权势力讲“和而不同”，以抗衡帝国主义的强权和资本力量的蛮横。

这样一来，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公平、和谐”就既与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相适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将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意义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公平、和谐”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从而对抗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同时也应该对人类社会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从而引领和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我们必须有历史意识、世界意识和全球意识，不能摆脱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从零开始，摧毁一切，另起炉灶。譬如，在这里，当我们也举起民主的旗帜时，我们是在进步，而不是断裂；在这里，我们应该是扬弃、发展，而不是完全抛弃。不能因为资产阶级讲过民主，我们就不提民主了；正如不能因为资本家吃面包，工人就不吃面包了。工人阶级同样要争取有面包吃，有民主权利。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是对封建主义的价值理念的超越，那

么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的超越。

“民主、公平、和谐”就是我们的旗帜和口号，它们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追求，也应该是中国人民对人类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我们必须有比欧美资本主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更博大的文化胸襟、更深沉的人类终极关怀，这样才能“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1]，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既然我们要以人类的和谐共处与和谐发展为目标，引领人类的发展方向，那么我们就不能只考虑本民族自己的利益，只从自己的特殊视角看问题。我们不能总是自说自话，对“他者”讲话必须讲人家能够听懂、能够理解的话。增强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软实力，就要求我们“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2]，即让我们的言行具有别人效法的价值。

我们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是，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每次讲到任何一个概念时，都要加上“社会主义”的形容词。资本主义国家在标榜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的时候，他们从来不说这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以整个人类的名义说话，这反而更有影响力、渗透力。实际上，也不是加上“社会主义”就一定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了。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有多少封建和落后的东西被披上“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的外衣。社会主义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名称，而在于它的真实的实践和内容实质。

我们的价值观肯定与欧美资本主义价值观不同，这种不同有价值概念形式上的差异，但更多地应该从内涵上去理解。当然，既然都处在人类发展的共同时空之下，也不能说一点共同性都没有。我们能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那就是说我们有某些最低的价值共识。我们不是靠社会主义的词语就能够战胜对手，我们社会主义的成功必须建立在比资

本主义更先进的价值理念基础上。既然我们应该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我们必须有全球意识，我们必须有先进意识，我们必须有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意识。这也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是所谓的软实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要把别人变成无产阶级，而是让人类都获得解放。因此，马克思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3]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以消灭阶级为目标，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让无产阶级永远作为无产阶级存在，更不是让其他人成为无产阶级而是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彻底消灭阶级分裂的现象。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他们只有彻底消灭阶级差异，才能彻底解放自己；社会主义只有超越了自己，才能进入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如果说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了自己才能赢得世界，那么社会主义只有超越了自己才能赢得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的价值观理念应该代表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应该具有世界的普遍意义。

（本文系 200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7&ZD035）

注释：

[1][2][3][4]陈戌国点校.四书五经[C].长沙:岳麓书社,2002(上):630,215,569,63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14.

作者简介：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耿超锋